

蒋子龙 著

蛇神





2 034 9109 7

蒋子龙 著

蛇神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蛇 神

蒋子龙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290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

书号: 10151·947

定价: 2.25元



游子記

内 容 提 要

《蛇神》是著名作家蒋子龙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作品的主人公邵南孙出生在具有传奇色彩的神医家庭，很小就被父亲敲着脑壳背医书，记药名。虽然秉承父亲的意愿上完了中医学院，当了医生，却喜欢舞文弄墨，偏偏又爱上了本城最漂亮的女演员花露婵，为了接近她，自愿到剧团当了一名人称“孙子”的勤杂工。

花露婵五岁登台，十二岁挑班，是个“小封建者艺人”，台上一朵花，下台受歧视，常常遭受同行的暗算。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使她厌烦，“孙子”的真诚令她感动，两人相爱了……

灾难也降临了。头头想着她，造反派也想着她，得不到她便把愤怒撒到邵南孙头上，他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被遣送到最荒僻的毒蛇窝里去劳动改造。和毒蛇打了十几年交道，他成了一名真正的“蛇神”，有了名气，也有了钱，要回城报仇，寻找自己丢失的价值的尊严。以前害过他、恨过他的人一下子嘴脸又变了，女人、荣誉、地位向他涌来。

人间这台大戏啊，台上台下，幕前幕后，有着多少秘密。邵南孙并不快乐，又回到深山老林的毒蛇窝，因为这里有花露婵的坟墓在陪伴着他……

序

历史和现实象两条缠在一起嘶咬恶斗的蛇，从混沌初开打到人类文明的尽头（假如文明有尽头的话）；从天堂打到地狱（假如有天堂和地狱的话）。现实之蛇一口咬住历史之蛇的脑袋，三吞两咽就将历史吃进去一大截。历史却决不甘就范，虽成现实之蛇的腹中食，却在现实的肚子里乱咬一气，甚至把现实的胆吞进嘴里，再拚命甩着尾巴，将现实之蛇卷了起来。

死的是历史，但闪闪发光。想忘记它不可能，想不看它也办不到。

现实之蛇虽然内部受伤，丢了苦胆，仍然生吞活吃，死缠不放，蜿蜒前行。

我是属龙的。每天晚上却看到有无数条蛇向我袭来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对毒蛇倒充满了感情：“能透骨搜风，截惊定搐，为风痹、惊搐、癞癣恶疮要药，取其内走脏腑，彻彻皮肤，无处不到也。”

据说蛇肉、蛇血、蛇胆、蛇蜕、蛇皮、蛇蛋、蛇粪、蛇头、蛇尾、蛇眼睛、蛇睾丸等均可入药。蛇毒更为珍贵，可治血栓病，遏制癌的转移，当然也可以杀人。

现在的故事之 1

一路都是触目惊心的提示——“W急弯直上”、“W连续急弯”，一路都是惊叹号——“危险！”、“窄路！”

好心的山里人还嫌这样提醒不解气，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干脆竖起一块块大标语：“前面易翻车！”、“前面常出事故！”、“替你的家人想想吧！”……

这不是人走的路。当初是山鬼跳舞踏出来的一条小道。只有铁弓岭的人才相信，这些可怕的路牌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可以说是由在此丧生的人们的亡灵建起来的。只要能引起司机的注意，让玩轮子的人别打盹儿，别走神儿，别眼花，别开快车，别急转弯，无论用什么词句吓唬他们一下都不算过分！在这样的山间土道上，死亡是一瞬间的事。然而死亡后的麻烦事却很多。汽车可以不要了，死者的遗物也可以马虎，但尸体呢？

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”——如何向亲属交待？四百里铁弓岭号称“动物的乐园、昆虫的王国”，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深山老林里都十分不妙，何况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，那就更惨！

尽管如此，世上不怕死的人仍然层出不穷。

白色面包车就象一个发疯的精灵，在这鬼跳舞的山道上仍然保持着六十迈的时速，全不把一个个迎面扑来的惊叹号放在

眼里，而且满不在乎地鄙视一切天地鬼神以及大自然的规律和暴力，竟在傍晚出发，连夜翻山。正常人在白天行车尚且胆战心惊，冒九死一生的危险。铁弓岭的夜晚，连动物也不敢轻易出窝，倘不是被逼红了眼，不是碰上了诸如奔丧、吊孝之类的十万火急的倒霉事，有谁肯拿生命当儿戏，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呢？更何况汽车司机还是个外名叫“二姨”的小伙子，细心少语，说话娘娘腔儿，真实姓名叫刘二根。车上坐着一个披麻带孝的汉子，旁边放着一个献给死人的花圈，还有一个送给活人的花篮。

在铁弓岭这个神秘的王国里，最大的精灵、最可怕的魔怪是铁弓岭本身。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奇特的山脉走向，形成了它特殊的气候条件，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可以在这儿建造自己的安乐窝，昌盛不衰地繁衍后代。这里什么怪事、什么稀奇的东西、什么反常的现象都有，如果人们只凭借经验、习惯和正常的思维，在铁弓岭这个秘不可测的宇宙里肯定会到处碰壁！山这边晴，山那边阴，山顶上狂风暴雨、雷电交加，外带雷电轰不开、风暴吹不散的浓雾。雾、雨、风、电协调一致，竞相施威。面包车象个可怜的小爬虫，在艰难地挣扎着，尽管它有足够的油和电，开足马力也闯不出铁弓岭的魔掌。打开全部车灯，也无法穿透那如墙如布的雨帘和大雾。

一闪即逝的电光，照出了群山那狰狞凶恶的嘴脸，仿佛立刻就要从四面八方压下来，把面包车碾成泥浆。从四周黑森森的原始森林里传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，似要吞掉一切生灵，把面包车推下万丈山崖！文明人连同他的现代化工具，在铁弓岭的暴力面前，显得多么孤单可怜、软弱无力。前进无法，后退不得，阴森可怖的黑暗中藏着杀机，山野间各种

奇怪的声音汇成轰轰隆隆的鬼叫，一声紧似一声……

一夜之间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铁弓岭腹部的河湖湖泊里可以游泳，炎热如盛夏，铁弓岭西北面的卫士山顶却覆盖着长年不化的积雪。明明是从亚热带出发，却一次又一次穿过热带雨林和温带的地貌。阴晴无定，风雨无定，说来就来，说散就散，一会儿东风，一会儿南风，一会儿北风，一会儿旋风，风向不定，一时一变，气象学和地理学上的概念全被铁弓岭搞乱套了！

当脏稀稀泥糊糊的面包车终于爬出了铁弓岭，象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闯进福北城时，它却冻得打哆嗦，险些没有翻倒。车和人都渐渐清醒了……

这里是温带，惊蛰早过，已近春末夏初，仍然寒意料峭。天空飘洒下一场似雪非雪、似雨非雨、似冰雹非冰雹的东西，大小犹如米粒。砸在人脸上象砂石，落进脖颈里立刻化为凉浸浸的冰水，撒在马路上则如同给柏油路面又盖上一层薄冰。大卡车翻下护城河，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冲上便道闯进饭馆，至于两车顶牛或撞断电杆和小树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。总之，这样的早晨是够热闹的了。

但最倒霉的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，在拐弯时稍有不慎就会摔个大跟头，如果遇有紧急情况使用了前闸，车轱辘打横，也会摔个仰面朝天。拥挤处若有一个入摔倒，就会引起连锁反应，象踢倒一溜立起的砖头，一个压一个，哗啦啦倒下一大片。

天空象一张奸人的脸，阴沉沉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。然而每逢这样的天气，人们却象过年一样开心，以中国人特有的善良、忍耐、乐天和幽默的品格，宽厚地对待大自然的恶作

剧。摔倒的人嘿嘿一笑，旁边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，自己摔倒不觉特别倒霉，被别人挂倒顶多也就是抱怨几句。不会象往常那样斗嘴吵架，肝火大发，更不会拔拳相向。大街上时有车倒人翻，大家嘻嘻哈哈，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。

面包车在红楼剧场门前停住了。

这儿的气氛却有点异样，剧场门前也有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，一头通向五月广场，另一端连接福北市的闹区。

在这里摔跤的人照样有，却很少有人大呼小叫，更少有人嘻笑喧哗。摔倒的人只觉尴尬不觉好笑，即使有人摔得过疼，顶多也就是咧嘴苦笑一下，借以自嘲，掩饰其狼狈。亲眼目睹别人倒在地上出洋相的人，似乎也感觉不出这有什么可笑之处。因而，大家默默地摔，默默地看，默默地走，默默地骑，默默地幸灾乐祸……偶尔也能听到一两句低沉而凶狠的咒骂声。但听不清是骂人还是骂天气，骂街的人无所指，听的人也不拾茬儿。世上有愿意拾金钱的人，哪有愿意拾骂的呢？

人们走在这儿为什么变得如此庄严肃穆，不敢有任何轻薄非礼的举动呢？莫非这儿是块风水宝地，能驱邪镇魔，让一切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不得不肃然起敬？红楼剧场的风水当然不小，它是福北地区的“人民大会堂”，最雄伟，最豪华，最宽敞。剧场里的设备也最齐全。本地区重要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，各界的大人物到福北来讲课或做报告也非红楼剧场不行。外地的名演员、大剧团来福北演出更是要登红楼剧场的舞台……剧场所坐落的这个红楼地段，也堪称是福北市的“首都”，是城中之城，建筑优美奇特，街道宽阔整洁，环境幽静。全市最高级的“干部楼”、“专家楼”都建造在这一带。著名的“地委大院”——地委和市委及直属各部门领导人的家属宿

舍，就在红楼剧场的左侧。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，红楼一带是神仙住的地方，是“福北的天堂”。谁能不对它高看一眼？

其实，行人走到这儿不敢嘻笑是另有原因。近来，红楼剧场变成了福北地区的“八宝山”。

十年冤狱，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。因此现在平反昭雪的事就特别多。为了安顿已死的灵魂，也为了抚慰还活着的灵魂，一个接一个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。但不是所有人的追悼会都能够登红楼剧场的大厅，要按照死者的级别和名望排队挨个儿，决定先后的次序，确定追悼会的规模——先是地委级的领导干部，其次是区、县、局级的领导干部，然后是各界知名人士……

人们走在这儿，怎能不发疹？怎能不生出一些悲戚之情？即使是跟死者毫无关系，八杆子也打不着，没有感情，掉不下眼泪，至少也得摆出一副愁眉苦脸、痛哉惋惜的样子。人嘛，感情的奴隶，社会的动物。社会变了，感情怎可不变？前些年，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警言：“生活里没有观众席！”这岂不是说，人人都应该是演员？

今天，有幸成为红楼剧场追悼会主角的，正是一个优秀的演员。请看剧场门前的讣告：

我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、著名京剧演员、地区京剧团前副团长花露婵同志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迫害致死。现定于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时，在红楼剧场为花露婵同志举行追悼会……

她真美，美得清雅，美得纯洁，美得让人眩晕。看上去她还象个小姑娘，脸上没有化妆，头发和睫毛也未加任何修饰，

微微笑开的双唇象一朵小巧的荷花。在花骨朵一样好看的鼻梁上端，生着一对大得惊人的眼睛，乍一见面给人的印象很强烈，仿佛占去了小半个面孔，破坏了整个脸部线条的娇柔和谐的布局，却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力和美。她象在梦中一样微笑着，带着希望的、忧悒的、遥远的目光……

她的眼睛和每一个人都打着招呼，而且不影响她和所熟悉的人进行倾心交谈。今天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，或是喜欢她、崇拜她、感谢她，或是嫉妒她、憎恨她、嘲笑她，爱、哀、悔、怨、恨……不论是那种感情，人们对她都动了心，动了真情，难以再保持心境的平和——

她还是那样妩媚、天真、脱俗，好象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望着她的领导、同事、朋友和敌人。她真的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？不，不可能！她也是人，而且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演员。她那被苦酒反复浸泡过的心房，不可能象她现在甜美的笑容一样爱所有的人，也被所有的人爱。

她在问：

“你现在满意吗？”

“你有些后悔了？”

“别难受，我这样不是挺好吗？”

……

不同的人听到了她不同的问话，在心里发出了不同的惊叫：

“花露婵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露婵！”

……

红楼剧场的前厅里掀起一阵骚动，这是从每个人心灵深处刮起的风暴，它带来的慌乱和不安，几乎破坏了追悼会上应有的肃穆哀伤的气氛。太悲则易怒，怒生恨；缺德则心虚，心虚就怕鬼！所有的人都脚步庄重，表情沉痛，活人跟活人之间也多半只点头不吭声，非张嘴不可也是慢语轻声。每一个刚进来的人都要站在她的照片前端详一会儿，这一刹那，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，看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。各人的心境和神情都不一样，极端复杂，也许都是真诚的。死人的目光就是透视活人灵魂的摄像机，能把人们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准确地拍摄下来、记录下来。难怪这些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，这一瞬间连感情都得到了净化。有人想哭，痛痛快快的大哭，有人想笑，不敢大笑也在心里偷笑，有人想下跪，有人想捅自己一刀，也有人想点燃一包炸药，把在场的所有人连同红楼剧场统统炸毁。但是，没有一个人出声，没有一个人动作，大家都低下头，默默地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站定。

她，依然笑得那样甜。

谁也难以相信有着这样一副容貌的人会死去。没有一个人能够看上她一眼就把眼光挪开。等他离开之后，这脸这眼神就将深刻地印在他的记忆里。她不是那种只有一张漂亮脸、内涵却很肤浅的演员，那种演员无论脸蛋子长得多么好看，让人一眼就可以看透，不想再看第二眼。她的脸永远看不透，就因为她的目光很深，老有新的内容、新的发现。然而，照片四周的那一圈黑框儿，下面吊着的那朵洁白的小花，提醒人们，这张脸实际已经不存在了。她显得多么孤寂，多么纤弱，周围连一个亲人都没有。然而她又是多么骄傲……

过去，这面大墙上挂过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裘盛戎、白杨、

上官云珠、赵丹等戏剧和电影界大明星的照片。以后换成了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幅照片，再以后换成了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，再再以后换成了伟大统帅一个人身穿绿军装的巨照，再再再以后又换过几回……如今，她也是一个人独占这面洁白的大墙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大千世界……

在她的照片下面立着一大排花圈，有地委领导同志送的，也有宣传部、文化局和各剧团送的。这些花圈也象演员一样，一天变换一个角色、掉换一个位置。今天放在左边，上面挂张白纸条哀悼花露婵，散会后搬回库房。明天站在右边，换上一张纸条又去哀悼另一个亡灵。人间的许多事情，只注重形式，而不是内容。你胡弄我，我胡弄你，活的胡弄死的，死的胡弄活的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但不可戳穿这可爱的必不可少的小小骗局！

今天这场追悼会的主持人是新上任的地区文化局局长周凤起。在这种场合他也许是最镇定自若的一个，早就站到前面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上，耐心地等待着，等时间一到他就宣布开会。花露婵追悼会筹备组的人不时地跟他商量一些问题，他条理清楚地下达着各种指示，头脑冷静地掌握着幕前幕后的各种重要情况。他思虑周到，任何一点反常的现象都会引起他的警觉，今天来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，使他不解。他在当局长之前当过多年组织处长，有举办各种会议的经验。原来他估计，象这样性质的追悼会，再加上今天天气不好，虽然通知了一百个人，能来八十个人就不错了。谁知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光是签到的就超过了一百五十人。显然有许多是戏迷和花露婵的崇拜者，他们得到消息不请自到。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，站在院子里，堵在门口边，看见一个文艺界的名人进来就扭过脸去

瞧，然后交头接耳地议论半天。周凤起的心里大为不满，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看活人，而不是悼念死人。不该来的来了这么多，该来的却不来！最使他犯愁的就是花露婵的亲属至今一个没到，应该由死者亲属站立的地方还空着。按这里的惯例，追悼会上应该有死者亲属讲话，结束时由领导同志向这些亲属表示慰问，没有这两项程序追悼会就好象有重大的缺陷。也许可以让花露婵的好朋友或同学讲几句话，渲染气氛。挑选谁比较合适呢？方月萱、武班侯……不行！没有一个合适的人，周凤起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吴性清的悼词了……

吴老夫子站在一个角落里，不和任何人交谈，也不敢看花露婵的遗容。看得出这个不善激动的人正尽力克制着已经激动起来了的情绪。他对她太熟悉了，不用看墙上的照片，他甚至可以闭上眼睛，花露婵就能出现在他面前——在舞台上戏装重彩的花露婵、台下身着便装的花露婵和在牛棚里一身鬼服打扮的花露婵，在他眼前迭映。他那已经负荷过重、屡出故障的心脏，几乎承受不住这里沉重的空气。他本不愿意出这个风头——代表地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党委向花露婵致悼词，他宁愿站在人群里在心里默默地回忆一番、悼念一番。可是从文化系统再也找不出能为花露婵念悼词的合适人选，他好在也当过几天京剧团的团长，总算能称得上是花露婵的“老领导”。更重要的是他对死者的痛惜、尊敬和怀念，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为这样一个人物致悼词。

他终于还是忍不住抬起头，同花露婵的目光相遇了，胸腔内一阵抖动，万端感慨撕扯着他的良知和感情，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象铁钳子一样拧住了他的五脏！

过去的故事之一

旌旗飘飘龙蛇影，
剑戟森森日月明。
日前交锋齐会阵，
归来卸甲麟儿生。

“好！好！”台下的叫好声象炸了窝。

花露婵好象在京剧旦角的传统唱腔里揉进了汉调的成分，如珠走玉盘，响遏行云。几乎一句一个彩，观众越叫好，演员的精气神越足，到要好的地方那拖腔层层翻高，气势开阔，豪情横溢。再加上细腻传神，优美的身段，好一派心雄万丈、气压千军的大将风采！

行啦，花露婵这头一天就打响了，真露脸！

站在侧幕后边的邵南孙如醉如痴，他可能比花露婵本人更要高兴，更为得意！他给她出主意出对了，《破洪州》剧情跌宕，既有厮杀的激烈场面，又有大段的抒情唱腔，大起大落。她表演得骨肉均匀，修短合度，声情并茂，在舞台上活脱脱树起了一个刚强勇武、英姿勃勃的穆桂英。这个形象是那样可敬、可爱、可钦、可佩。火保了戏，戏也保了人。她那嗓音、扮相、身材等十分优越的天赋条件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

懂行的观众会从各个侧面看出她身上蕴藏着的很深厚的功力，不懂行的人也会看得目瞪口呆，很觉过瘾。方月荳怎么能跟她比？方的嗓音和身上功夫不行，只能靠扮相靠逗。演一些调情的戏剧是一绝，却决没有花露婵这样的端庄典雅。花露婵叫响了，有这样一身好活儿的演员无法不叫响！

忽然，邵南孙心里一激灵，她越红、名声越大，不是离自己越远了吗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以前他从不敢奢望要得到她。可是，昨天晚上在植物园的湖边，当她躺到他怀里，他可以疯狂地亲吻她的时候，他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得到她，否则就终生不娶！但以“前台”这个下三烂的身分是不能向她求爱的。那只会被别人耻笑为神经病，还会给她带来很多麻烦，甚至有辱她的声誉。最后不仅好事难成，还要闹得满城风雨，声名狼藉。自己无所谓，反正是白丁一个，毫无牵挂。而且有昨晚她那番情意，自己付出什么代价也都值得了，但有益于她一根毫毛的事也决不能干，要考虑周全……

有人拍他的肩膀，是导演牛英贤：“小邵，你去催催武班侯同志，快该他上场了。”

邵南孙的眼睛不愿离开台上的穆桂英，他的袄袖里还温着热茶壶，她一会儿下场来就得喝。便随口说：“我是‘前台’，叫他的跟包去催吧。”

“孙子，你今天怎么也炸刺儿！你‘前台’不管催场管什么？”牛英贤火了。

邵南孙看看他，也来了火气，心想：呀！下边拿我不当人，上边也拿我不当人。你拿什么架子？京剧团的导演可不象话剧导演，武班侯的《挑滑车》用你导？花露婵的《破洪州》用你导？排现代戏的时候你顶多指挥指挥龙套，不过是个高级